

<<古泉酒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古泉酒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7921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7922

出版时间：2011-12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(英)理查德·弗朗西斯

译者：陶然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古泉酒馆>>

内容概要

一个阴雨绵绵的十一月早晨，古泉酒馆照常开门，老板唐和弗兰克要面对狡猾的查账人。唐的海里萦绕不去的是若干年的一幕悲剧，弗兰克的问题是拿不准自己的性取向，清洁工总怀疑地下室闹鬼，……酒馆的常客们带着各自的问题陆续光临。

英国作家理查德·弗朗西斯在这家古老的英国酒馆里，编织了现代人生活的种种况味，看似随意，却韵味丰富。

读者通过文字步入酒馆，融入那些小人物的谈笑、希望和恐惧，感同身受地体验生活的大问题和小快乐。

《古泉酒馆》讲述了英格兰南部的一个酒馆的故事。

一天之中的故事浓缩了酒馆所承载的悠久的历史、丰厚的文化、浓郁的人情、多彩的语言。

作品充满喜剧色彩，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发掘出了大故事，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掘出了诗意，堪称一部当代经典。

<<古泉酒馆>>

作者简介

理查德·弗朗西斯（1945—），英国作家，巴斯泉大学（Bath Spa University）写作教授、荣誉研究员，作品有小说《黑湖消失》《操剑人》《庞大的侏儒》《低语的画廊》《天鹅之歌》《失物之地》《愿景山》等，文论《先验乌托邦》《富庶之地》等，撰写电视脚本多部。

<<古泉酒馆>>

章节摘录

“哦，救济金，你是说。”

“说到底，他们雇你干活，又不给钱，让你靠公家的钱过日子。居然还有脸自称慈善。你得花纳税人的钱，明白吗？他们不过是一伙诈骗犯。不是诈骗犯也是伪君子。”

唐这个人呢，就是容易发毛。她准是看不惯抗癌店那帮人。达伦倒觉得他们还好。通常是蕊贝卡管事，她约摸五十来岁，整天兴高采烈的，顾客们都说她是个乐和人。还有个女孩叫洁玛，人非常漂亮，和他一起在柜台做事。她乳房很可爱，他起码看得出来。她总是穿低胸装，胸部饱满。她和养鸡的父母住在一起。他依然每周四下午去店里干几个小时，如今感觉有些过意不去，在那边是免费干活。洁玛从没提过男朋友，她的话题大部分是鸡，鸡怎么到处拉屎，鸡怎么啄你的腿。酒馆工资还好。每小时六镑，每周十二个半小时。这些钱部分是他生火的报酬，他却从没生过。

弗兰克端着咖啡下来了，唐心情不好，去外面抽烟。达伦咕咚咚喝了几口咖啡，就开工了。首先把一楼拖一遍（或者应该说是二楼）。桌子底下的饼干屑啊、花生壳啊，要统统扫干净，否则会被别人踩扁，跟那只刺猬似的。有一次在豆子街，他瞧见一只刺猬被车碾了，还发出一声尖叫。他以前从没听过刺猬吭声，便告诉了杰瑞。杰瑞说那不是尖叫，听起来像叫声罢了，实际是刺猬体内的气体一下子从它那小嘴里挤出，或许还从屁眼挤出，发出了这种声音。就跟玩气球屁似的，忽然松开吹气口，空气冲出，就会颤动作响。那可怜的小刺猬，身子被车轮压过时，它的小嘴或者屁眼就颤动了。

他一边扫地，一边琢磨唐。她明明瞧见是他站在那儿，嘴里却喊奇斯。仿佛在刹那间，他达伦死掉了，世界上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位置。达伦踩着楼梯下地窖，步子照常万分沉重。他是个瘦削的小伙子，身高一米八三，体重却连六十公斤都不到。压着他的，是内心的恐惧；他显然承受着双份重力，难怪弗兰克担心楼梯的未来——那薄薄的木梯板，崭新的时候都会往下陷，何况如今已破旧不堪。

达伦拍拍手，跟鬼怪们打个招呼。这一点弗兰克清楚得很，因为几周前这可怜的小子撞到一名维多利亚时代掌柜的鬼魂，此人显然是滚下楼梯跌断了脖子。这故事弗兰克没听说过，可达伦却不知从哪儿听来，并深信不疑。

达伦有一次下地窖，眼前忽然掠过个棕黄色的东西。他估摸是那老头儿穿过的外套或罩衫。弗兰克不知道这小子胆小，听了这回事，极不明智地瞎说了一通。他没有安慰达伦说那是灯光造成的错觉（地窖的灯光再棕黄不过了），反而信口乱讲，跟达伦说了自己某次在朴茨茅斯一条小巷子撞鬼的事。

<<古泉酒馆>>

小巷半道上，墙面伸出一个灯臂，臂下挂着一盏灯。

灯下，有个家伙在撒尿。

“你想想啊，亲爱的，”弗兰克对达伦说，“他穿着一身棕黄色的衣服，恍恍惚惚的。

电压低时，街灯也发着棕黄色的光。

他的衣服像是棕黄夹克，式样非常老。

他身子细长细长，一只手撑在墙上撒尿。

反正嘛，大概印象就这样。

我只是斜斜着瞟了他半眼，忙着跟伙计们说话呢，我们总共三人，估计他俩也是瞟了半眼，那我们仨总共瞟了一眼半，恐怕没怎么看清。

可是，我们走近巷子拐弯处时，忽然发觉那家伙不见了。

我们走到那儿，能瞧见整条巷子，却瞧不见他。

前面足有一百多码，两侧都是高墙，却连个毛都没。

我一个伙计跟野兔似的窜到尽头，朝街道4E24边张望，看那家伙是不是像火车一样冲到了街上，街上却像坟场般没一个人影。

“我的妈呀！”

“达伦喊了出来，他的双眼简直在脑壳里乱翻。

弗兰克立即意识到这话不妥，赶紧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要想想啊，亲爱的，那人于嘛半夜回到人间，白费工夫撒泡尿？”

“听起来有几分道理，你要是一百五十年前跌断了脖子，肯定最不愿再从那个楼梯上滚一遍了，哪怕你这次已经没脖子好断了。

可是达伦已经全部吞下去，鱼线鱼钩鱼坠都落肚了。

“没事吧，达伦？”

“弗兰克现在问他。

达伦走路一耸一耸的，像个牵线木偶。

他说：“我扫好地了，现在下来拿拖把水桶。

“好小子。

“达伦在原地傻站着。

弗兰克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。

“看见那灯泡没，达伦？”

“他问道。

那是个光头灯泡，在电线下晃荡。

唐总说要给它弄个灯罩，但弗兰克说，这是地窖，摆摆啤酒桶罢了，又不是咱的客厅。

达伦微微斜着眼看去，好像心存疑虑。

他说：“嗯，看见了。

“这灯泡啊，一百五十瓦呢。

你要是在卧室装个一百五十瓦的灯泡，就知道厉害了。

准要戴墨镜呢。

“达伦茫然地瞧瞧弗兰克，瞧瞧灯泡，又瞧瞧弗兰克。

“一百五十瓦的灯泡啊，”弗兰克又说，“不过这地窖空间大。

“他扭过头去，自己也端详起灯泡来。

灯光下，多只圆鼓鼓的大酒桶排成一条线，像群海豚，一个个歪在支架上，底下是长长的木椅，像小贩的货架。

这些摆设，也许酒馆一建成就有了。

跟椅子成直角的地方，安着一个贝尔法斯特水槽，槽上方的墙壁伸出两个龙头。

墙上刷了石灰，结了些蛛网。

酒桶对面的墙边，一箱箱红酒、调酒饮料、饼干、坚果、玻璃杯排成一溜，靠墙擦着。

啤酒管从天花板垂下来，像游艇的索具。

<<古泉酒馆>>

他转向达伦，说：“这是地下室，没窗户。到处黑黢黢的，就靠一只灯泡照明，怪不得灯光让你眼睛产生幻觉。”

“反正呢，这次我没瞧见鬼魂，”达伦说，“我想唐瞧见了。”

“唐？”

“弗兰克问道。”

他竭力想象唐瞧见鬼魂的情形。

据他所知，唐根本没有一点浪漫细胞。

他有次跟唐说，他出海时梦见陆地，很不现实的陆地，更像拼图游戏中的乡野画面，一切比现实更明亮、更多彩。

他在海军服役期间，拼图游戏玩多了。

有个画面他记得尤其清楚。

一间茅草屋客栈，前院漫生着硕大的蜀葵，屋后一小片湖泊，搁浅了一条小船。

客栈招牌在梁托下晃动。

门前有个老头坐在椅子上，胡子长长的，拿着一根陶土烟管。

他看样子很乐意当老人，仿佛生来就是这个模样。

弗兰克向唐描述这个景象，唐敷衍说：“你想得美。我才不要住荒郊野外那种破烂地方。”

“那时他们正在找地方开酒馆，他的理想选址是乡间。”

唐接着说：“而且呢，挨着湖住，哪里都是蚊子蠓虫，我在约克郡早受够了。”

“就在刚才。”

“达伦说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楼上。”

“后座区。”

“她待的地方。”

“你也看见了？”

“哈，没有，我没看见。”

“达伦说着，嘴角扯了扯，似乎是哭笑不得。”

“那鬼就是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就是她看见的鬼。”

“呃，她看到我站的地方有个鬼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说的？”

“没说，不过她一瞧见我，就吓了个半死。”

“呵，谁瞧见你都会吓个半死。”

“千万别在意，亲爱的。”

“然后鬼就走了。”

“鬼就是这样，会溜的，它们没身体。”

“你那天跟我说的鬼不是这样。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我说了什么？”

“身子细长细长的，你说。”

“我说了？”

“想想真是的，我们这儿的鬼，已经在地窖待了一百五十年，真够老了。”

“不跟你说了，弗兰克心想。”

<<古泉酒馆>>

达伦拿了拖把水桶，倒退着上楼梯，为什么要倒退，他自己心里最明白。

也许他觉得这样更好拿拖把水桶。

像他这瘦得麻秆似的身子，恐怕没多大力气举东西。

不过呢，也许倒着上楼梯步子更轻些，不至于像下楼时那样把楼梯板踩得嘎吱大响。

当然他也可能遭遇老掌柜那样的悲惨事故，不过他很留神。

“小心别踩空了，达伦。”

弗兰克说。

“我没事。”

弗兰克拧开啤酒桶的酒管，忽然想：如果我和唐住在那间茅草屋客栈里，就可以早晨赖在松软的大床上，阳光从窗口涌入，我们像一对小兔儿似的拼命做爱。

达伦用屁股顶着门，倒退着进入大厅，手里拎着拖把水桶。

恰在这时，前门咚咚大响，简直像来了催命鬼。

达伦的水桶一下摔在地上，砰的一声巨响。

“该死的，达伦。”

唐对他说。

“抱歉。”

达伦说着把水桶拎起来。

“你明明知道那是谁。”

她嘴上说着，心里却在想，希望是。

“嗯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达伦拎着桶，还试图伸手抹额头，桶在他脸前叮叮当地晃荡。

前门还在吵，达伦心想，鬼来了。

他满脑袋都是鬼，那豌豆大的脑子仅能容下一个念头，不幸就是鬼。

难怪他想把它抹掉。

可唐也好不了多少。

她冲达伦发火，其实是恼恨自己。

门还在咚咚响，她心里无法遏制地恐慌，怕是提姆已经来了，是福特福克斯先生眯着冷酷的会计眼来找她算账了。

她当然清楚那不是。

弗兰克都说了，提姆下午才会来。

但她好像故意在心里纠缠提姆这个念头，仿佛这样他其实就不来了。

每天上午，那个开货车运面包的家伙都会像着魔似的敲门，总在这个点儿，十点左右。就是他，准没错。

她走到前门，毫不畏惧地把它敞开了。

果然是货车男，还保持着敲门的姿势。

他整个人是梨形的，像小时候玩的那种不倒翁，总会直直站起来。

他那稀疏的头发几乎完全无色，虽然着了湿气有点儿发黑。

雨又下了起来。

他抬头瞧她。

她站在台阶的有利地势上，但他本来就是小个儿，憔悴不安的样子。

他是害怕在双黄线上停车。

他的货车停在那儿，发动机还响着，谁都看出来他只是在卸货，可他还是心里没底。

他在伦敦吃过一次苦头，最怕交通巡管员不讲情理。

货车男给一家名叫“半条面包”的公司做事，货车上刷着这个大名，绿底黄字。

他曾经对唐说不如叫“好过没有面包”。

……

<<古泉酒馆>>

<<古泉酒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